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省 S 县田园综合体建设研究——基于 PEST—SWOT 组合模型的分析¹

袁文凤，简学英，彭亚玲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建设，是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为稳步推进现代田园综合体建设，以贵州省 S 县为例，运用实际调研的方法和 PEST-SWOT 组合模型理论，系统探索贵州省 S 县建设现代田园综合体的区位条件与可行策略。结果表明，S 县建设现代田园综合体，存在乡村传统文化价值冷淡、产业发展同质化、农民群体现代化受阻、乡村文化建设薄弱等系列问题，建议积极促进“文化+物质”式旅游资源整合，延长特色产业链，大力建设民族特色文化乡村，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西部地区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PEST—SWOT 组合模型；贵州省 S 县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现代田园综合体是利用闲置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新模式。自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央积极鼓励农村三产融合，积极推动农村产业化。田园综合体作为整合农业资源、促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可以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已由相关研究，比如郑健壮[1]论述了田园综合体的基本内涵、主要类型和建设内容，史修艺等[2]之从农民增收角度阐述了农村三产融合下田园综合体建设的意义，还有部分专家围绕典型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证明了建设田园综合体深刻契合乡村振兴发展主旨。本研究以贵州省 S 县建设现代田园综合体为例，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利弊，以期更具体地探索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与出路。

1 S 县地理区位简介

S 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中心地带，高低起伏的地势造就了别样风景。国土面积 2 230.5 km²，总人口约有 70 万人，其中乡村农业人口居多。S 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春夏较长、夏热冬暖的特点，为多种野生动植物以及农作物提供了生长条件。这些条件为田园综合体建设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含有内在不足，亟需调查研究，以绿水青山造就金山银山，实现乡村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

2 S 县建设田园综合体可行性分析

SWOT 分析能够对事物的综合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识别强项、弱项、机会和威胁因素，并将其中与战略相关的因素分离出来[3]。PEST 模型用于分析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对战略的影响，对宏观环境因素进行分析，不同行业分析的具体内容会有差异[4]。

¹ [收稿日期] 2023-04-08

[基金项目] 贵州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目（S202210671204）。

[作者简介] 袁文凤（2002—），女，贵州铜仁人，在读本科生；简学英（2001—），女，贵州铜仁人，在读本科生；彭亚玲（2002—），女，贵州铜仁人，在读本科生。

结合如上 2 种分析模型，得到基于 SWOT—PEST 组合模型的田园综合体建设分析成果（表 1）。

2.1 优势方面

2.1.1 地方政策优势

地区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和引领，S 县围绕“一区五地”“两区一走廊”规划建设，着力建设某产城融合示范区、建成乌江生态经济走廊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力的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和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并根据地方发展情况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文件，为田园综合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2.1.2 自然资源优势

生态资源在 S 县县域资源禀赋中占据主导地位，据贵州省林业局数据，2021 年 S 县森林覆盖率达 60.01%。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 S 县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要素，更是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宜居的重要评价标准。有白鹭湖国家湿地公园等生态保护项目，有“千年楠木王”等稀有的植物，随着县域内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接受程度加深，自然生态资源得到了更为全面的保护，为保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也打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土。

2.1.3 历史文化优势

表 1 S 县田园综合体建设 PEST-SWOT 模型分析

因素	优势 (S)	劣势 (W)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地方政策支持 ②生物等自然资源丰富 ③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 ④可供观光的景点众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产业发展缺乏合理规划 ②农业现代化水平低 ③资金缺乏 ④部分文化资源面临消失窘境
机遇 (O)	S-O 策略	W-O 策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国发2号文件方向引领 ②新冠疫情影响程度减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抓住时机发展旅游业 ②因地制宜建设研学基地 ③深度挖掘文化的时代价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吸引农村劳动力从事服务业 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③引进外地人才、留住本地人才
威胁 (T)	S-T 策略	W-T 策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周边景点竞争力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立足本区特色优势，弥补不足 ②发现有价值的文化并加以宣传保护 ③保护环境，加大游客环保意识宣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加大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 ②提升地区景点服务水平 ③政府支持与引入社会资金

S 县以汉族为主，土家族、彝族、白族等多种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环境造就了汉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发展的局面，衍生出了包括儒家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在内的别具一格的文化荟萃。例如 S 县花灯大致起源于唐宋年间，北方十大姓开拓黔南路并把秦腔等戏曲带到 S 县，与 S 县其他多种文化融合，演变成现在的花灯艺术。此外，还有被誉为“贵州科举之父”的田秋、红军高级将领旷继勋等著名人物，有利于建设田园综合体中的文旅板块，实现资源开发与文化强国。

2.1.4 特色景点优势

S 县景观独特，山体经过流水侵蚀而成奇形怪状的溶洞，连片出露地表的喀斯特石林，均有希望成为研学基地建设的支撑条件。全县地热资源丰富，有 11 个地热泉点，是“中国温泉之乡”，现今已经开始逐步实现温泉资源商业化。县内还有白鹭湖、

腾龙峡、郝家湾古寨等景区景点，绿水青山自然风光优美，建筑充满古朴的历史文化韵味。全县有国家 4A 级景区 2 个、3A 级景区 2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1 个，在建的 4A 级以上标准景区 4 个。各有特色的观赏景点，支撑 S 县旅游产业得到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2.2 劣势方面

2.2.1 产业发展缺乏合理规划

一是产业同质化。本质是忽视本区域实际发展情况，没有建立特色品牌。S 县部分乡村从区域种植的粮食作物入手加工产品，获得产品后低价就近销售，宣传手段不到位，市场狭窄。二是产业未向真正深加工方向发展，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实际盈利不高。以粮食作物产品为例，村合作社产业的建立初心是吸引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部分农民群众教育水平有限，难以操作复杂的生产劳动机器，加之因预算不足难以实现设备现代化，因此生产的产品品质不高，不能很好地迎合大范围市场以及消费者挑剔的眼光。三是资金保障得不到落实。S 县村级合作社产业启运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拨款，小部分来自企业投资，极小部分是群众自行组织筹款建设，资金处于紧张状态。从已公布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来看，各试点的范围、规模都比传统农业园区更广，要求成片开发、整体开发，投资力度较大，投资金额从 2 亿元到 40 亿元不等[5]。且田园综合体具有建设周期长、盈利程度不稳定的特点，在资金支持方面要求更严格。

2.2.2 农民乡村建设主体地位不明确

当今，S 县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着乡村文化演变历史中四方面的困境[6]：农民价值观受到外来商业文化冲击而发生改变、传统文化或公众文化的群众性基础日益瓦解、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流失、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下的对象主体模糊。这四方面文化困境显示出 S 县乡村发展中农民主体地位意识不强。一方面，农民群众对农村发展关注普遍下降，片面向往城镇各类资源，对比乡村暂时性发展困境，引发了认同自觉的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的整体性疲软现象凸显，既不能吸引组织农民参与发展工作，也不能团结凝聚农民的协同行动[7]。在乡村整体建设过程中较少考虑农民群众意见，也更加扩大了农民对于乡村地域认同的减少。

2.2.3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已知统计结果中，全县常住人口为 457 745 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 4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 58%，这 58% 的乡村居住人口常用本地打零工的方式赚取部分收入，并依靠传统农业耕种方式自给自足，乡村小农户农业整体上缺乏专业化和商业化，现代农业设备尚未能进入农户的选择范围，种植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

2.3 机遇方面

国发 2 号文件表示：“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国发 2 号文件的出台，在政治上给予了包括 S 县在内的贵州省以政治上的大力支持与方向引领。此外，随着 2023 年疫情形势趋于明朗，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阻力渐趋消退，国民消费欲望逐渐上升，旅游、餐饮、网络购物等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复苏发展机会。

2.4 威胁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文化缺少关注度与有效传承，面临消失的困境。少数民族文化适用范围相对狭窄，缺乏专业手段进行发掘与宣传，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呈现出发展缓慢或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第二，周边景点竞争力强劲，经过第三方网络平台、

线下等宣传手段，市场知名度更高。例如贵州平坝樱花、毕节百里杜鹃、西江千户苗寨等。第三，S县由于疫情期间旅游业发展受到影响，资金保障难以落实，部分景点的维护措施不到位，多出现老化、损坏、无人修缮的情况。

3 S县田园综合体建设策略

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有产业缺失、人才外流、生态脆弱、组织涣散和文化消逝等[8]，由上文分析可知，S县乡村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对S县田园综合体建设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3.1 促进“物质+文化”式旅游资源整合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已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路径。“文化+旅游+农业”的乡村旅游模式不仅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有助于促进区域文化的开发、传承。S县旅游资源众多，在物质层面，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奇诡怪异的喀斯特地貌、富于地域特色的民居、独具风味的特产美食、绚丽多彩的龙凤花烛；在非物质层面，S县有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信仰、代表新中国斗争历史的红色文化等。

中国新时代发展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对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而言，应注重自然、物质因素的开发，也应该通过非物质因素开发进一步增强乡村旅游的感染力和震撼力[9]。立足S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在特定的农业生产、乡村民俗的空间基础上，汇集S县特色花灯、“熨”文化等乡村民俗和地域传统文化元素，通过手工制作、乌江主题民宿、刻纸等民俗传承活动，促进农业农村和乡村文化的有机融合[10]。以县域内多种旅游资源有机融合形成具有S县特色的文化旅游圈，丰富景点的历史文化附加值，全方位、完整、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朝着能够教育、影响人的高质量方向发展。在提升景区服务水平上，营造淳朴自然的民风，体现地域文化熏陶下具有差别特征的别样风情，加强景区人员的服务能力，始终保持真诚、友善、能干的服务态度，创设出文化口碑旅游业。

3.2 延长产业链，发展特色产业

S县村合作社企业要突破产业发展困境，必须营造属于自己的品牌。首先，要完善产业资金链，可以采用政府资金投入与吸引社会资金合流的方式，根据市场需求科学规划各部分产品生产资金分配。其次根据产业实际情况引进人才，对有接受能力的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再次，逐步优化生产设备，引入设备企业合作年终分红方式，实现生产设施现代化。运用数字技术对农作物进行科学水肥管控，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模拟、预测，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从种养源头提升产品品质。加工上促使产品朝着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转变，符合市场对行业产品的一般要求甚至更高要求。最后，在销售环节，多元化宣传方式，借鉴电子信息时代网络传播方式，运用网络直播、地方公共信息平台等方式，帮助S县乡村产品“走出去”，拉近消费者与产品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打开产品市场。同时完善售后服务保障，建立良好的品牌信誉。

3.3 抓住时代机遇，建设文化乡村

S县文化建设当务之急是要振兴村寨优秀传统文化，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鼓励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主题地位看，要把新时代主流文化融入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文化墙、社区展示栏、新时代素质家庭评选等方式巩固农民群众的价值观。从传统文化的群众性基础消解角度看，传统文化活动在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不能忽视群众，要举办多样化的社会传统文化活动。S县传统文化很多都起源于民间传统手艺，让传统文化与民众拥有更多接触，通过传统文化进课堂、社会节庆晚会等活动激发群众的创造力与热情。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方面，文创产品在现在乃至将来都是影响力强劲的存在，对贵州省知名文创产品或文化衍生态态进行分析发现，文化能够给普通产品附加更高的价值，发展合适的文创产品对于文化传承与接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也能催生新业态的产生。为此，宜将县域内各种有价值、符合当今时代发展内涵的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一批S县特色的文创产品。

3.4 发挥农民在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建设田园综合体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乡村经济发展，关键是要发挥农民在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目标一致，从本质上契合 S 县未来发展策略。从农民群众主体来看，S 县农民群众具有我国乡村劳动力一致特点：资源丰富、素质偏低。为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要加大农业技术普及力度，根据各乡镇特点有选择性地培养现代化的职业农民[11]，保证小农户和现代化农业的有机衔接。除了小农户的生产方式，村民合作组织的经营也逐渐展开，要确保农民群众从能够参与到充分参与并广泛受益。一方面，要严防在资金、信息、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农民在产业开发运营和利益分配过程中被欺骗或挤出，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农民缺乏内生动力缺失问题，培育农民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12]，减少单种生产资料入股后仅依靠利益分红的状况。简而言之，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应坚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13]，政府应该采取包括现代化教育在内的各种措施引导农户提高主体意识，例如通过采取典型引领的方式引导农户改变观念等。

4 结语

S 县建设田园综合体，在政策支持、自然资源禀赋、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优势明显。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原生态、纯天然的产品能增强人民群众身体免疫力，对健康贵州乃至健康中国建设具有一定意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红色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乡村休闲旅游等融合发展，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向互动，能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族融合、文化传承和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探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和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 [1] 郑健壮.田园综合体：基本内涵、主要类型及建设内容[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8）：205-212.
- [2] 史修艺，徐盈之.田园综合体建设、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村居民增收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7-72.
- [3] 李建波，钟美.SWOT 分析法及其在某企业的应用[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2（6）：143-146.
- [4] 徐芳.情报分析方法研究进展[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8）：121-124.
- [5] 丁元.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田园综合体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农业经济，2019（11）：24-25.
- [6] 豆书龙，叶敬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J].改革，2019（1）：19-29.
- [7] 徐顽强，王文彬.重塑农民主体自觉：推进乡村振兴之路[J].长白学刊，2021（2）：109-115.
- [8] 郭远智，刘彦随.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J].地理学报，2021（6）：1408-1421.
- [9] 陈剑宇.绿色发展视野下乡村旅游资源生态开发与整合策略[J].农业经济，2021（8）：20-22.
- [10] 刘长江.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对策研究——以四川革命老区 D 市为例[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0-39.
- [11] 孔俊婷，杨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发展机制构建研究[J].农业经济，2019（1）：31-33.

[12] 刘晓雯, 李 琪.乡村振兴主体性内生动力及其激发路径的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8) : 27-34.

[13] 张大维.优势治理: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与乡村振兴路径[J].山东 社会科学, 2018 (11) : 66-72